

春

渚

紀

聞

春渚紀聞卷第五

韓青老農何 蘧 撰

雜記

章有篆字

吳興章有以小篆名世其用筆簡古得石鼓遺法出文勛章友直之右所作復古編以正篆隸之失識者嘉之嘗爲余言心字於篆文只是一倒火字耳蓋心火也不欲炎上非從包也畢少董文簡之孫妙於鼎篆而亦多見周秦凡有盤盂之銘其論水字云中間一豎更不須曲只是畫一坎卦耳蓋坎爲水見於鼎銘多如此者并記之

唐子西論史

唐子西言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

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爲來生種子矣

玉川昌黎月蝕詩

施彥質言玉川子詩才極高使稍入法度豈在諸公之下但諱以詩人見稱故時出狂語聊一驚世耳韓退之有效玉川子月蝕詩讀之有不可曉者既謂之效乃皆是玉川子詩何也亦常聞葉天經云玉川子既作此詩退之深愛之但恨其太狂因削其不合法度處而取其合者附於篇其實改之也退之尊敬玉川子不敢謂之改故但言效之耳

明皇無心治天下

周正夫言人君所論只一宰相唐明皇欲相張嘉貞却忘其名字不知用心向何處又河北皆陷顏真卿獨全平原乃始云朕不謂有此人大小大一箇顏真卿

句疑有誤字

自不知姓名又顏杲卿忠義貫

日月後其子不免饑寒不知平日勾當甚事乃知明皇本無心治天下也

古書託名

先君爲武學傳授日被旨校正武舉孫吳等七書先君言六韜非太公所作內有考證處先以稟司業朱服服言此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也又疑李衛公對問亦非是後爲徐州教授與陳無己爲交代陳云嘗見東坡先生言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逸嘗以草示奉常公也非獨此世傳龍城記載六丁取易說事樹萱錄載杜陵老李太白諸人賦詩事詩體一律而龍城記乃王銍性之所爲樹萱錄劉燾無言自撰也至於書刻亦然小字樂毅論實王著所書李太白醉草則葛叔忱戲欺其婦公按公當作翁者山谷道人嘗言之矣

畫字行基

古人作字謂之字畫所謂畫者蓋有用筆深意作字之法要筆直而字圓若作畫則無有不圓勁如錐畫沙者是也不知何時改作寫字寫訓傳則是傳模之謂全失秉筆之意也又弈碁古亦謂之行碁宋文帝使人齋藥賜王景文死時景文與客碁以函置局下神色不變且思行爭劫蓋碁戰所以爲人困者以其行道窮迫耳行字於碁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時改作著碁著如著帽著屐皆訓容也不知於碁有何干涉也且寫字著碁天下至俗無理之語而并賢愚皆承其說何也

瓶酒借書

杜征南與兒書言昔人云借人書一癡還人書一癡山谷借書詩云時送一鷗開鎖魚又云明日還公一癡常疑二字不同因於孫愐唐韻五之字韻中瓶字下注云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瓶也又得以證二字之差然山谷鷗夷字必別見他說當

是古人借書必先以酒醴通殷勤借書皆用之耳

定武蘭亭敘刻

定武蘭亭敘石刻世稱善本自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死漢兵起太原遂棄此石於中山慶曆中士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堅索之生乃瘞之地中別刻本呈公李死其子乃出石散模售人每本須錢一千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從取償宋景文公時爲定帥乃以公帑金代輸而取石匣藏庫中非貴遊交舊不可得也熙寧中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副本易之以歸長安大觀間詔取石龕置宣和殿世人不得見也丙午金寇犯順與岐陽石鼓復載而北今不知所在也此語見於續仲永所藏定武蘭亭後康伯所跋也

鄒張鄧謝後身

邊鎬爲謝靈運後身故小字康樂范純夫爲鄧仲華後身故名祖禹張平子後身爲蔡伯喈鄒陽後身爲東坡居士卽其習氣似皆不誣也

李朱畫得坡仙賞識

李頎字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當得官棄去烏巾布裘爲道人遍歷湖湘間晚樂吳中山水之勝遂隱於臨安大滌洞天往來苕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善丹青而間作小詩東坡倅錢塘日粹老以幅絹作春山橫軸且書一詩其後不通姓名付樵者令俟坡之出投之坡展視詩畫蓋已奇之矣及問樵者誰遣汝也曰我負薪出市始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令我呈此實不知何人也坡益驚異之卽散問西湖名僧輩云是粹老久之偶會於湖山僧居相得甚喜坡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是也粹老畫山筆力工妙盡物之變而秀潤簡遠非若

近世士人略得形似便復輕訾前人自謂超神入妙出於法度之外者然不能爲人特作世所有者絕少得其小屏幅紙以爲寶玩也蘧家所藏二橫軸一雪山一春晴自兵火已來餘物散盡此二畫幸常在老眼耳又松陵朱象先東坡先生蓋嘗與之敘文云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者其畫始規摹董北苑與然海而自出新意筆力高簡潤澤而有生理出許道寧李遠輩之上但其爲人既經東坡先生題目之後不肯爲人輕作又不爲王公大人所屈世所傳者亦不甚多其在嘉興日毛澤民爲郡守於郡城絕景處增廣樓居名月波者日與賓客燕息其上常延致象先爲作一大屏真近世絕筆但日來賞鑒之家未免徵逐時好未有深知二人者後遇眞賞有捐千金而求其一筆不獲始以余言爲不謬也粹老二橫軸續仲永後得之其子承休歸鄭公輔也

精藝同一理

朱象先少時畫筆常恨無前人深遠潤澤之趣一日於鵝溪絹上戲作小山覺不如意急湔去故墨再三揮染卽有悟見自後作畫多再滌去或以細石磨絹要令墨色著入絹縷者沈珪道人作墨亦嘗因搗和墨蒸去故膠再入新膠及出灰池而墨堅如石遂悟李氏對膠法云

陳涂共爲冥吏

晉江陳彥柔言文林郎知縣事孫復爲政廉明郡以其才力有餘俾參幕事一日與幕僚會茶獨見一黃衣人授以天符且云當與州之舉子涂楷者同領職迨還家越夕而卒時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已而楷聞孫死之異復夢衣黃紫人羅立庭參云天命召汝職領甚要旣覺忻然命筆書壁間云拜伏庭前又一番天書雖捧未容看南陽久作蟠龍臥應爲蒼生起謝安明年孫死之日楷無疾而終

天尊賜銀

臨安府天慶觀馬道士言有老道士劉虛靜年七十餘來寓雲堂每旦執爐於天尊像前注香冥禱意甚虔至觀有小道士伏於暗中默聆其禱乃云虛靜年老羈單一身常恐一旦數盡身膏草野若蒙上天賜以白金十星足爲身後之備志願足矣小道士乃取白鐵鑄成小鋌俟其夕禱卽遙擲其旁虛靜得之驚異伏謝再三不復細視姑謹藏之語其徒曰人之誠悃常患不至爾雖天道高遠而聽甚卑無不從人者小道士復欲戲之因又密求視其所獲請之旣數不免示之小道士卽懷之疾走衆中示羣道士相與笑其狂昧久之不至虛靜從而執之且熟視其物曰此白鐵耳非我所獲者喧譁不置必欲訟之官府小道士家素饒於財衆道士勸諭之曰汝若致訟則所費不止此不若如數償之遂真有所獲雖虛靜一時非意之禱而造物者宛曲取付蓋亦巧矣

撞鐘畫像作追薦

余仲兄馬氏嫂之母符離高氏女年二十以產乳歿其父朝議君念之深切夜夢女告之曰無它作冥助第呼畫人狀我并令像與我身等召鄰僧使糊鐘間祝撞鐘人及多許之金令晨昏聲鐘時呼我名氏而懺祝之俟此像忽自脫落了無損動卽我超生之兆也朝議君曉起語家人爲呼畫人及召寺僧如其言委之不數月忽夢女銖衣寶冠稱乘功德今當生樂處泣謝而去夢覺未及語而寺僧扣門以脫像爲示果無少損處云

張山人謔

紹聖間朝廷貶責元祐大臣及禁毀元祐學術文字有言司馬溫公神道碑乃蘇軾撰述合行除毀於是州牒巡尉毀拆碑樓及碎碑張山人聞之曰不須如此行遣只消令山人帶一箇玉冊官去碑額上添鐫兩箇不合字便了也碑額本云忠清粹德之碑云

酒謔

宗室趙子正監永靜軍耽酒嗜書札而喜人奉已有過客執觚而前正遇趙於案間揮翰自得客自旁視再三而歎美其妙趙舉首視之曰汝亦知書耶客曰小人亦嘗留心字畫切觀太保之書雖王右軍復有不及者趙詬之曰汝玩我耶曰某嘗觀法書云王書一字入木八分今太保之書一落筆則入木十分豈不爲過於右軍耶坐人皆賞其機中爲之絕倒趙亦笑而遣之

木中有字

三衢毛氏庭中一木忽中裂而紋成衍字如以濃墨書染者體作顏平原書會其子始生因以名之後衍登進士第官至龍圖閣而終又晉江尤氏其鄰朱氏圃中有柿木高出屋山一夕雷震中裂木身亦若以濃墨書尤家二字連屬而上不知其數至於木枝細者破視亦隨枝之大小成字尤氏乞得其木作數百段分遺好事

字體帶草勁健如王會稽書朱氏後以其圖歸尤氏

隴州鸚歌

王景源云有韓奉議者爲隴州通守家人得鸚歌忽語家人曰鸚歌數日來甚思量鄉地若得放鸚歌一往卽死生無忘也家人聞其語甚憐之卽謂之曰我放你甚易此去隴州數千里外你怎生歸得曰鸚歌亦自記得來時驛程道路日中且去深林中藏身以避鷹鷂之擊夜則飛行求食以止饑渴爾家人卽啓籠及與解所繫縞線且祝其好去鸚歌亦低首答曰娘子憊更各自好將息莫憶鸚歌也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輩亦悵然者久之謂必無遠達之理至數月舊任有經使何忠者自隴州差至京師投下文字始出州城因憇一木下忽聞木杪有呼急足者忠愕然謂是鬼物呼之再三不免仰首視之卽有鸚歌且顧忠曰你記得我否我便是韓通判家所養鸚歌也你到京師切記爲我傳語通判宅眷鸚歌

已歸到鄉地甚快活深謝見放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韓第問
鸚歌所在具言其所見舉家驚異且念其慧黠及能偵候何忠傳
達其言爲可念者或未以爲信余曰昔唐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鸚
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鄭公以爲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鸚鵡猶
能自言苦寒思歸況二女之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歸之
又明皇時太真妃得白鸚鵡聰慧可愛妃每有燕遊必置之輦竿
自隨一日鸚鵡忽低首愁慘太真呼問之云鸚鵡夜夢甚惡恐不
免一死已而妃出後苑有飛鷹就輦攫之而去宮人多於金花紙
上寫心經追薦之者此又能通曉夢事則其靈慧非止一鸚歌也

野駝飲水形

先君嘗見蔡元度言其父死委術者王壽昌於餘杭尋視葬地數
日不至蔡因夢至一官府有紫衣人據案而坐望蔡之入遙語謂
曰汝尋葬地已得之否野駝飲水形也覺而異之適壽昌至問其

所得云有一地在臨平山勢聳遠於某術中佳城也但恐觀者未
誠吾言耳元度云姑言山形可也王云一大山巍然下臨浙江卽
野駝飲水形也元度曰無復他求神先告我矣卽用之

春渚紀聞卷第六

韓青老農何 蘧 撰

東坡事實

文章快意

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后山往杏園

建中靖國元年陳無已以正字入館未幾得疾樓異世可時爲登封令夜夢無已見別行李遽甚樓問是行何之曰暫往杏園東坡少遊諸人在彼已久樓起視事而得參寥子報云無已逝矣

坡仙之終

冰華居士錢濟明丈嘗跋施純叟藏先生帖後云建中靖國元年

先生以玉局還自嶺海四月自當塗寄十一詩且約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迓之遂決議爲毘陵之居六月自儀真避疾渡江再見於奔牛埭先生獨臥榻上徐起謂某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也惟吾子由自再貶及歸不復一見而決此痛難堪餘無言者久之復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盡以付子願勿以示人三十年後會有知者因取藏篋欲開而鑰失匙某曰某獲侍言方自此始何遽及是也卽遷寓孫氏館日往造見見必移時慨然追論往事且及人間出嶺海詩文相示時發一笑覺眉宇間秀爽之氣照映坐人七月十二日疾少間曰今日有意喜近筆研試爲濟明戲書數紙遂書惠州江月五詩明日又得跋桂酒頌自爾疾稍增至十五日而終

鄒陽十三世

蓮一日謁冰華丈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人祭先生文至降